

热播中的电视剧《破晓东方》，全景式展现了上海解放及其接管工作，史实宏阔，涉及政务、财经、文教、军事四大系统，其中一出重头戏“银元之战”，在电视剧里也有生动的呈现，其对新政权的稳固功不可没。

人民币的发行早于上海的解放。解放军打到哪里，人民币就跟到哪里。随着上海解放，40卡车的人民币也紧随前行，以取代国民党政权发行的金圆券。为了保障上海市民的基本生活，军管会公布了以10万金圆券兑换1元人民币的比价，限期兑收，此后一律作废。

在上海人心目中，金圆券早已是恶性通货膨胀的代名词，说废纸一张属于客套，废纸还比金圆券值钱得多。解放前夕，

一石米价约为4.4万金圆券，有好事者仔细算下来，一粒米相当于金圆券100元，因此对于用金圆券换人民币极为踊跃，仅仅用了七天时间，36万元金圆券被兑兑上来。《破晓东方》女主纪南音想方设法调查的金圆券发行数额，其很可能根本无法统

破晓东方的银元之战

邢建榕

计，在上海流通的金圆券就超过40万亿元，收兑了36万亿，上海市场基本就看不到金圆券了。

上海人对法币和金圆券的记忆不堪回首，对国民党统治下的纸币信用彻底绝望，一摸到纸币就觉得不靠谱，因此对新发行的人民币，也或多或少存

有疑问。不少上海市民一拿到新人民币，恨不得立马换成黄金银元外钞，其中又以银元最吃香，换不到银元，则尽力购入商品囤积，要知道，商品价格一天数变，天天涨。

这样，银元事实上成为上海市场的本位币，市场要看银元的脸色。1949

年5月28日，即上海解放的第二天，人民币与银元的兑换比价为600:1，而到了6月8日，这个数字竟变成了2000:1。邓小平之前在给毛主席《关于渡江情况的报告》的电报中，已经预料到：“当前最复杂的问题是金融，估计伪金圆券问题已不严重，人民

券发行尚属顺利，筹码暂时勉强够用。今后主要是对付银元和反对敌人、奸商投机捣乱的斗争。”

银元俗称“大洋”，实行法币政策后，早已宣布退出流通市场。但银元流通历史长，群众基础好，保值效应高，具有良好的贮藏和支付功能。一些大户人家为防不测，将银元成瓮成瓮埋入地下，等待机会启用，反正也不会烂。

抗战结束后，随着国统区恶性通货膨胀，银元果然一飞冲天，价格一涨再涨。市场上，黄金被称为“老大”，银元是“老二”，也是市场计价流通的主要工具，变得非常抢手。解放初期，一些商家出于担心拒收人民币，更助长了银元贩子的嚣张气焰。我们看到《破晓东方》里一些投机商人，在商店里囤积了大量货品，门口却挂着“只收银元”的牌子。

银元的走俏滋生了大批投机者。除了上海证券交易所大楼，银元贩子每天流窜在南京路、汉口路、江西路、河南路等地进行兑换兜售，叮当之声不绝。市民对他们恨之入骨，但为生活所迫，仍无奈找他们兑换。

上海解放后，银元贩子的活动有增无减，为了遏制银元投机暴涨，军管会曾经抛出10万银元予以压制，结果如泥牛入海，被投机商统统吃进。银元价格一路飙升，市场物价也随之疯狂暴涨，生活必需品如大米、面粉、食油的价格在几天内又上涨了一到二倍。上海的反动残余势力狂妄叫嚣：“解放军可以打进上海，但人民币进不了上海”。在沪的外侨侨民也认为与金圆券相比，人民币不过是“Just

山居杂咏

松 庐

何幸新年伴水仙，
花明暖室自清妍。
凌波人去思鸾女，
春草诗成梦惠连。
金盏多娇吹蕊破，
乌牛独早试茶煎。
山中久苦无丝竹，
三月同登陶岫船。

山乡过节，喜欢喜庆，或鲜花摆屋，或金桔供案。南北方因气候不同，还是有些差别。岁寒三友松竹梅，是北方文人的杜撰。倘若在海南，大地一片绿色，就显示出松竹梅的神韵来。而在北方，冬天气里松竹梅的气质呈现其天生美感——无论是青松的翠枝，还是竹子的疏朗，还有梅花的傲雪，都带着君子的气质。在大地萧杀里，松竹梅给人精神的感召，分开值得称道，聚起更有神韵。北方家庭里，旧式家庭悬挂松竹梅画幅的很多。发展到元宇宙时代，凭借现代科技的发达，凛冽的冬天，北方城市可在暖房里品尝到香蕉树上的香蕉了，而对松竹梅的崇拜，却被更多的物欲所取代了。只在北方农村，还保留着房檐或瓶中插松枝的习惯。

少时，沂蒙乡下长大，最喜欢冬天的那一把青绿。寒风刺骨里，青松给人顽强精神的激励。松树随风摇摆，能感受松树“冻死

迎风站”的品格；如遇雪压青松，青松表现出“挺且直”的神态；咬住岩石不放松的青松啊，那一抹新绿，彰显着不畏艰难困苦的韧劲。青松身上，有众多值得众人学习的各种符号，大人喜欢，孩子们也喜欢。临近春节，农人要去上坟。鞭炮齐鸣中，坟茔中的青松辉映着闪光，这些护卫祖先的松树啊，又像信念坚定的亲友，日夜陪护沉眠的祖先。

那一刻，会让你涌上无名的感动。北方冬日里的青色，大概唯有竹子和青松了。竹子的青翠，给人以生的希望和做人的骨节感，而松树在农村人的意象里意味着生，也意味着对祖先的思念。“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松的寿龄长，一年四季毫无衰微之气，在挺拔向上之中，示人内在的张力。这正是君子追求的品性。历代文人对松树歌咏不止，



年年吉祥

篆刻 陈茗屋

More Paper”(更多的纸)。

当时人民币在各解放区都基本确立了本币优势，但在上海这么一个大都市，却面临着如此严峻挑战，如任其发展势必影响全局。面对如此局面，华东局和军管会决定采取断然手段，彻底解决这一问题，目的是“使人民币成为真正的本位币，并发挥其机能”。

从6月上旬开始，上海采取多项举措取缔银元投机，各学校、工厂组织了群众游行，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抵制银元运动，也就是电视剧里陈毅市长说的，“阵前喊话，缴枪不杀”，做足舆论准备，争取市民支持。另外在上海加快印制人民币投向市场，以逐渐压低银元黑市价格。其中最关键的动作是，军管会组织了一个营的兵力包围，并占领银元投机的中心——汉口路422号上海证券交易所大楼。

据档案记载：1949年6月10日上午10时，“上海市公安局奉军管会命令，会同市警卫旅及军管会、财管会、金融处等有关部门，由李士英局长、刘德胜副旅长、刘春芳参谋长、赵帛科长等，率领便衣警察和警卫部队，分五组出动，到汉口路证交大楼取缔银元投机市场。先由各组长分别到各楼宣布停止买卖，不准随便外出，也不准向外打电话，同时说明来此目的主要是逮捕违法贩卖银元、破坏金融的投机奸徒。随后按组分别从一层楼到八层楼进行登记与审查。登记时每个人的财物都要经过本人当场自动点清，签字封包，上面写姓名、地址与钱数，然后排列成队，按名进行盘问。据统计当天仅在证券大楼进行非法交易者为数达千余人，交易的货物主要有银

老底子，过春节最热闹的要数灶披间(厨房)了，冷菜、热炒，家家户户没个八个十个，那就算不上过年，缺少了年味。

小时候住在一栋三层老房子的底楼，一层三户，虽然住房不大，才十几个平方米，但公用灶披间却有10来个平方米，三户合用各占地盘，倒也其乐融融。

三户人家的女主人中，最长长的要数我母亲，正宗的上海本地人，一口标准的上海话。我们家紧靠灶披间，灶披间的一举一动，听得最清楚。原籍江都的王家阿姨住在中间一间，说一口苏北话。而住在最前面一户的姜家阿姨，是位山东人，旧社会受封建思想影响，裹了脚，走路来，地板会发出“叮咚”响。一到过年，灶披间里成了女主人大大显身手的地方，在准备过年菜肴时，上海话、苏北话、山东话此起彼伏，加上锅碗瓢盆发出的响声，宛如一首“春节交响曲”。

灶披间里，母亲的春节特色菜极具上海特色：酒糟白斩鸡，笋丝走油肉。鸡是托人从郊区农村买来的，为了白斩鸡吃上去嫩，水煮沸后把鸡放进沸水，然后母亲掐着时间，一秒不少到时拎起来，放在冷水里浸上一个来小时，斩成一块块，用黄酒浸放在搪瓷缸里。客人们过年上我家，都夸这白斩鸡既嫩又上味。

而王家阿姨的菜则多少带有苏北特色：狮子头是少不了的。那些年内要凭票供应，王家阿姨事先一个月不吃肉，省下的肉票就为了过年上道狮子头菜肴。当时，上海人过年喜欢做小肉圆，而王家阿姨喜欢做狮子头，她说这是我们老家上好的菜品。

山东人过年喜欢蒸馒头，做饺子，姜家阿姨年前三总是忙着做饺子馅，她做出来的饺子个个挺立，标标准准的山东饺子，大年初一，还会给我们邻居送上一碗。灶披间里三个女人各自拿出绝活，烹饪着春节的菜肴。楼上邻居羡慕地说，年味最浓的要数底楼的灶披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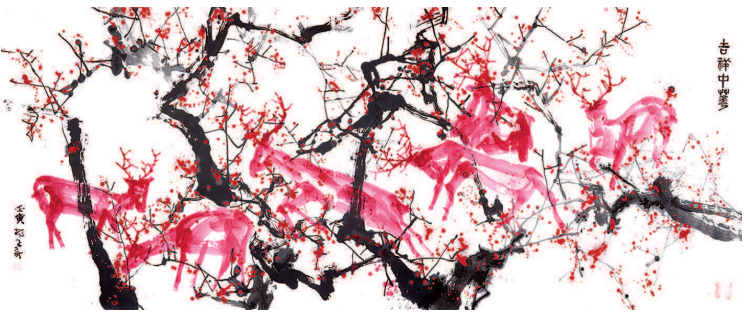
王家阿姨和姜家阿姨来上海生活了多年，也渐渐地融入了上海人过春节的氛围中，特别是看到母亲做的上海菜，也很想学上一手。“周老师，你烧的笋丝走油肉味道好香，能否教教我们”，因为母亲是位老师，所以街坊邻居都叫我母亲“周老师”。于是，母亲手把手地教她们怎么做笋丝走油肉：先用淘米水把笋干浸泡数天切成丝，再将买来的五花肉，焯水后放冷水里浸一下，然后放油锅里煎炸，最后切块放入笋丝红烧，吃时再蒸一下。第二年春节，王家阿姨和姜家阿姨按照母亲的传授，各自做了笋丝走油肉，母亲一边指导一边帮着烹饪，两家人开心地，我们终于会烧上海菜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因建造内环高架道路老房动迁，“春节交响曲”便成了一种回忆。如今每到春节，就会想起当年灶披间里的“春节交响曲”那浓浓的年味。

元、铜元、黄金、美钞。其中情节较轻的300余人无条件释放，财物发还。同时将违法贩卖银元、破坏金融的投机奸徒238人扣押。”

此外，公安局干警上街抓捕银元贩子数百人。通过此次“银元之战”，银元贩子抓的抓，逃的逃，银元投机活动几乎销声匿迹。当日，“银元价格已下跌七八百元，已由二千元跌至一千二百元。”此后一路呈现下降态势。

银元之战为人民币全面占领市场扫除了障碍，上海物价也获得了暂时的稳定。但投机商们不甘失败，又把粮食、棉纱和煤炭代替货币当筹码，囤积居奇，大肆涨价。上海在中央的支持下，再次打赢“米棉之战”，赢得了民心。这表明了中共不仅在军事上势不可当，经济上也善于治理，取得了军政全胜，毛主席为此赞誉“其功不下于淮海战役”。



吉祥中华 (中国画) 杨正新

贴春联是中国人辞旧迎新的习俗。记得小时候，每到贴春联的日子，妈妈都会“打糰糊”。那时是粮食供应既要凭粮票，又要凭居民购粮证的年代。妈妈用一点面粉，在金属的小汤勺里加少许水，朝一个方向轻轻搅动，待不干不稀时，放到炉子上加温。随着面粉浆水的迅速蒸发，面糊变得黏稠

起来，土法制作的糰糊就这么成功了。有一年春节前，我主动请缨“打糰糊”，一不小心烧糊了勺底的面浆。珍贵的面粉白白浪费了，我也好心疼，在“连糰糊都不会打”的数落中一声也不敢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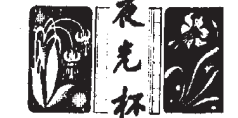
在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办公室里有玻璃小圆瓶装的“卫生糰糊”。由于工厂制作时增加了防腐剂和香料，“卫生糰糊”有淡淡的香味，而且存放时间长了也不会发霉。

取代“卫生糰糊”的是小塑料瓶装的办公用胶水。胶水瓶外形各异但以圆柱体居多，里面装的都是无色的液体胶水。使用时只要稍稍按压软性的塑料瓶体，胶水就会从瓶口流出，涂抹均匀顺畅，黏力牢固。但是，如果塑料瓶里的胶水长期不用，小小的瓶口就会被干涸的胶水堵死。如果用力过猛，胶水一涌而出容易污染粘贴面以外的区域。于是，固体胶棒又开始进入市场。固体胶棒是将加温后胶水热液注入模中，冷却后变成固体，装入唇膏式管中，形成固体黏合剂。由于固

汤啸天

我在1970年代最初接触单面胶带，是因为参加了一次用胶带提取灰尘指纹痕迹的专业培训。授课老师告诉我们，40—80毫米宽的透明胶带是用外汇从德国进口的，非常稀缺，必须“省着用”。事后，我利用回沪探亲的机会找遍了上海的文化用品商店，只见到10毫米宽的窄胶带，只能扫兴而归了。若干年后我得知，这种单面的透明胶带名为封箱胶带，又称包装胶带等。透明胶带最初由理查·德鲁发明。现在，除了单面用于黏合的胶带之外，还有多种样式的“双面胶带”，基本取代了糰糊、胶水的黏合功能。双面胶是以纸、布、塑料薄膜为基材，再把弹性压敏胶或树脂型压敏胶均匀涂布在基材上制成的卷状黏黏带，携带与使用都更加便捷。

如果说，糰糊、胶水、胶棒是平面地运用黏合剂这一物质的话，胶带则是用立体的方式活用了黏合剂。2018年8月，联盟号宇宙飞船与国际空间站成功对接后，地面指挥中实时监控到国际空间站气压下降，这意味着有地方“正在漏气”。6名宇航员随即组成了抢修小组，经检查发现是飞船的生活舱出现了一个约2毫米的洞。情



十日谈

新年的清供

责编:吴南瑶

小小香炉，慎终追远，绵延香火。